

〔美〕 赫尔曼·梅尔维尔 著 卢匡 译

白 鲸



MOBY
DICK
MOBY

DICK

MOBY
DICK
MOBY

DICK

MOBY DICK

白 鲸

[美] 赫尔曼·梅尔维尔 著
卢 匡 译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HERMAN MELVILLE

Moby Dick

根据 THE MODERN LIBRARY, INC.

1926 年版译出

白 鲸

〔美〕赫尔曼·梅尔维尔 著

卢 匡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北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3.25 印张 5 插页 508 千字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3000

ISBN 7-224-04585-3/I·984

定价: 精 32.00 元 平 29.00 元

· 总 序 ·

从上高小时，我就有读长篇小说的嗜好。长篇小说结构宏大，情节曲折，绘声绘影，引人入胜。一本书常常读得废寝忘食，不读完不肯放手，眼睛读成了高度近视，我却无怨无悔。开始主要是读中国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红楼梦》之类，稍后便接触到世界名著。当时几乎是不加选择，凡是能借到手的，便尽兴去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大约到高中时，我便读完了《茶花女》《古丽雅的道路》《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名利场》等。尤其是泰戈尔的《沉船》，给我留下了永志难忘的印象，男女主人公那传奇般的经历、细腻的感情世界、诗一样的意境，打动着好奇心。我读着读着，忘记了烦恼，忘记了家人，忘记了学校，好像进入了一处无边无际的宝地。

考入外语学院后，更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我在高大的书架中徘徊，我在无涯的书海中遨游。从此，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记得“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新华书店里重新又出现了《十字军骑士》《基督山恩仇记》《十日谈》时，我一古脑儿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把它们买回，珍藏起来，真是比得了宝还高兴。尤其没有想到的是，年届不惑之时，竟然投身出版业，干起出书这行当，可谓“歪打正着”吧！

而今已年过半百，从事出版工作也有了十几个年头，虽然不像作家那样著作等身，但自己偶尔舞文弄墨，年深日久，竟然也出版了十多部书，也算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吧！闲时回味起来，才觉得自己从读名著中受益匪浅，既增长了知识，也学会了主要的写作方法，它们几乎是无时无刻不对自己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你思如泉涌，使你下笔如有神助。正因为有着如此刻骨铭心的切身感受，才想在序里把自己得益于中外名著的心得告诉大家，以便更多的人受惠。

文学是一面镜子，它所反映的是人类全部社会生活，而文学大师所提供的经典作品，则反映的是浓缩了的社会，描写的是典型化了的典型人物，是人生的百科全书。每个有志于从事文学创作和喜欢文艺作品的初学者都可以从中汲取营养和得到借鉴。例如法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巴尔扎克创作的大型丛书《人间喜剧》，就是试图反映十九世纪的法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原计划写一百四十三部小说，后来实际完成了九十六部。他自己把这部关于社会风情的大型丛书分为六个场景，每个场景中都有精湛的代表作。如个人生活场景中的《夏倍上校》，外省生活场景中的《欧也妮·葛朗台》，巴黎生活场景中的《高老头》，乡村生活场景中的《乡下医生》，政治生活场景中的《舒安党人》等。

在《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那辛辣的笔触，无声的幽默，出神入化的讽刺，炉火纯青的语言，总是给人以思想的启迪，观念的升华，文化的熏陶，情操的陶冶，知识的更新，历史的沉思。这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完美的艺术享受。恩格斯在评价巴尔扎克时说道，他是一个“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大得多的一个现实主义大师”，他的《人间喜剧》，“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

义历史。”

文学反映社会，是一种普遍现象，并不限于巴尔扎克的作品，比如俄国文学大师托尔斯泰写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全书共写了五百五十九个人物，时间跨度长达十五年（1805—1820年），它不正是一幅波澜壮阔的俄法战争的历史画卷吗？作家以如椽之笔，再现了那个时代的伟人和那场令人痛恨的战争。它既是小说，又是历史，如写保罗吉诺会战，就像作者身临其境一般。类似这种体裁的名著还有很多，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列举了。不少当代读者，不是从历史，而是从小说中了解过去的时代、过去的社会，以及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这也是小说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

文学是一座宝库，世界名著则是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遗产，继承这些文化硕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促进我国古老文明在新形势下革故鼎新，使其更具朝气，更有活力，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列宁说过：“只有用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和知识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在我国继续深入进行改革开放的今天，在我们提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形势下，我们更有必要广泛吸取外国文学中有益的东西，才能发展和丰富我们社会主义的新文学。下面，我想就自己见闻所及，粗略地介绍一些世界优秀文学作品，有些则只提些书名，就算是我向大家推荐的一份书单吧！

说起世界优秀文学，就不能不提到享誉世界的欧洲最古老的文学——古希腊文学。其主要作品是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古希腊神话《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史诗都是以发生在公元前十二世纪的特洛伊战争为历史背景的，史诗描写希腊人用了三十年的功夫，竭尽全民族的力量，才用木马计攻下了特

洛亚。在史诗中，希腊神话中的天神、爱神、海神、战神、日月之神、智慧之神都已出现。这些人格化了的神和神化了的人是时代的产物，并予后世以巨大的影响。在当今社会上，在各国交往中，如果连希腊诸神都一无所知的话，是会显得愚不可及的。文学起源于神话，这大概是被中外各国的历史所证明的。

希腊神话中令人难忘的伟大英雄是普罗米修斯，他用泥土和河水创造了人类，又用茴香管把天火盗至人间，使人间出现了光明。他被天神宙斯用链子锁在高加索山的悬崖上，每天让贪婪的鹰啄食他的肝脏，但他永不屈服，永不低头，永不后悔。马克思曾说过：“普罗米修斯是哲学历书上最高贵的圣者和殉教者。”大文豪高尔基评价说：“普罗米修斯是人类世界上最被爱好的不朽形象之一。”这样不朽的艺术形象多少年来一直在欧洲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稍微懂得点文学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他的英名。

再如欧洲中世纪文学中的一朵奇葩——但丁的《神曲》，它是中世纪各种学术发展的综合产物，又是近代文化的序曲。它一面攻击教会的腐化堕落和残酷剥削，另一面鼓吹人们苦苦修炼，争取到达天国乐园。作为作家，但丁具有两重性，但他爱国家、爱民族，以及对天主教的痛斥和对社会上形形色色不道德行为的批判，都体现了人民性。伟大导师恩格斯说过：“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神曲》吹响了宗教改革的前奏曲，同时又反映出近代思想的萌芽，它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先导，对“文艺复兴”运动起了重大的影响。

“文艺复兴”运动是欧洲十五至十六世纪一个伟大的改革运动。恩格斯曾说：“这是一个需要和产生思考力、热情和性格方

面，在多才多艺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说到“文艺复兴”，人们便想到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油画，其实，不仅在绘画，在文学方面也出现了不少巨人和巨著，其中，首推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这部反封建、反教会、反僧侣的旷世奇书，如一把匕首，刺向那反动封建的社会，似一道闪电，划破了黑暗的夜空，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其他如法国拉伯雷的《巨人传》，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唐·吉珂德》，更有英国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著名剧作《威尼斯商人》《哈姆雷特》《奥塞罗》等。“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以反封建、反宗教的人道主义为旗帜，为资产阶级革命风暴的来临做了大量的舆论准备，有相当的进步意义。

值得一提的还有欧洲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这是一个矛头指向封建贵族的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是“文艺复兴”时期反封建、反教会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并且更为彻底。它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把“文艺复兴”时期宣扬的人道主义提高到政治性原则的高度。这一时期的文学也出现了不少有名的佳作，如英国但尼尔·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被誉为“第一本真正称得起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至今仍得到全世界青少年的喜爱。此外，英国小说家撒木尔·理查生的两部长篇《巴美娜》和《克拉丽莎·哈娄》，亨利·菲尔丁的《汤姆·琼斯》，法国孟德斯鸠的书信体小说《波斯人信札》，伏尔泰的哲学小说《小大人》，德尼·狄德罗的《修女》《拉摩的侄儿》，法国启蒙运动领袖让·雅克·卢梭的《爱弥儿》《新爱洛依丝》，以及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等，都有相当的知名度。这些小说和后世长篇小说相比虽稍嫌稚嫩，哲学或议论味道较浓，但毕竟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世界长篇小说的发展史中，占有一

定的位置。

十九世纪是各国长篇小说创作空前繁荣和百花齐放的时期，尤其是欧洲诸国与俄国更为突出，举世公认的不少名著均产生在这一时期。如法国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斯汤达的《红与黑》，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英国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双城记》，勃朗特姊妹的《简·爱》和《呼啸山庄》，俄国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果戈里的《死魂灵》，屠格涅夫的《罗亭》《贵族之家》，以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等，真是色彩纷呈，诸家并出，各种流派的作品美不胜收。美国毕采·师陀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一名《黑奴吁天录》），深刻揭露了灭绝人性的种族歧视，描写了黑奴们那暗无天日的生活，鞭挞了农场主惨无人道的野蛮罪行，在当时反响强烈，对废奴运动起了相当大的进步作用。美国文学起步虽晚，但一开始就向现实主义过渡，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长篇小说的创作也更加成熟，更具有活力，出现了不少史诗般的作品。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法国莫泊桑的《俊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英国托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约翰·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白痴》，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宁娜》《战争与和平》，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高尔基的《母亲》，美国马克·吐温的《镀金时代》，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以及德莱塞的三部曲《金融家》《巨人》《斯坦噶》和《天才》等。

书海茫茫，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尤其是近现代的一些世

界名著，如《老人与海》《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飘》等，已是广大读者耳熟能详的了。在劝大家读世界名著的时候，我也不赞成大家再像我当时那样不加分析、随心所欲地去乱读一气，而是要有一定目的，有一定的选择。尤其是欧美文学，它诞生在资本主义的国度，不可避免地带有资本主义的烙印，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充斥书中，我们必然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去条分缕析，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看待书中的人和事，要抛弃资产阶级的糟粕，以便保留各民族文化中的珍品，切不可囫囵吞枣，全盘接受，这是我们在读外国世界名著时应该遵循的方针。

我社在出版这套世界名著时，精心地作了选择，一是尽量照顾到世界各国，以保证其广泛性；二是非精品不选，不搞滥竽充数，坚持质量第一。在译本的选择上，择善而从，一律用原版文字翻成汉语，不搞从其他语种转译，以便尽量接近原貌。译文均以现代白话文为准，译者均是国内各方面的名家。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这套书是为青年人编选的。我多么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踏进这崇高的文学殿堂，去领略名著的魅力，去丰富自身的阅历，去积累宝贵的经验，去创造明日的辉煌。未来是属于青年人的，我相信这套世界名著译丛一定会帮助更多的青年人成才，新的文学巨匠会在他们之中产生，让这套丛书托起更多明天的希望，去造就祖国的栋梁。

如果读者对选目和译文的质量能提出宝贵的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我们将不断地改正缺点和不足，使这套丛书臻于完善。

周鹏飞

1996.7.31 于西安·逍遥斋

· 译本序 ·

周式中

西北大学外语系卢匡先生所译梅尔维尔的《白鲸》出版了。应对梅尔维尔这位名家以及《白鲸》这部名著做些介绍，也应对译者卢匡以及这部译作做些介绍。

赫尔曼·梅尔维尔（1819—1891）是美国文学史上与惠特曼、霍桑、梭罗、爱默生等齐名的伟大作家，也是世界文学史上颇具影响的一位作家。然而他的一生却十分坎坷，他的成就也只在他谢世三十年后才受到重视。

梅尔维尔出身名门，先祖为苏格兰望族，祖父与外祖父均曾在独立战争中建功；但是到了父辈便家道中落。他十二岁时，父亲病故；十五岁时，他便辍学谋生，先后当过银行职员、商店店员、农场工人、小学教师。1839年，他签约当了往返美国与英国利物浦的船员。次年失业。1841年他当了捕鲸船员，赴南海作业。1842年他和另一名捕鲸船员离船在努卡希瓦岛登陆，与岛上的土著人生活了一个月，后来又登上了一艘澳大利亚的捕鲸船打工。不久，他因参与了船上的暴乱而被捕，被英

国领事馆囚禁于塔希提。之后，他搭乘一艘美国南塔开特的捕鲸船来到了火奴鲁鲁，并在那里逗留了几个月。最后他登上了“美国”号军舰当了一名水兵，直到 1844 年 11 月返回波士顿，结束了他的航海生涯。

梅尔维尔并没有接受多少正规的教育，但是他坎坷的人生，特别是他先后共达四年的海上历险，成了他的“耶鲁”和“哈佛”，亦成为他一生创作的主要源泉。

1846 年，他的第一部以航海经历为基础的作品《泰皮》出版，立即引起轰动，并受到惠特曼、霍桑、爱默生等文坛名家的注意。次年，他又出版了一部以他流落塔希提与埃米奥的经历为背景的作品《奥默》而引起 R·L·斯蒂文斯与 H·詹姆斯等人的极大兴趣。同年，他与伊丽莎白·克奈普·肖结婚。婚后的梅尔维尔继续笔耕不辍。1849 年，出版了同是描写海上历险但更富有社会讽喻与哲理意义的《玛地》和《雷得本》。1850 年，又出版了描写海军生活，抨击舰上酷刑的《白外衣》。这些小说的出版，为他赢得了更广泛的声誉。

1850 年他举家迁居马萨诸塞州农场并在那里生活了十三年。在那里，他与邻居、美国 19 世纪的伟大作家霍桑相识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于 1851 年出版的《白鲸》就是献给霍桑的。《白鲸》是梅尔维尔一生所创作的最伟大的作品，奇丽的大海风光，惊险的情节描写，强烈的人物性格，深刻的哲理寓意，都使得这部作品成为一部近代史诗。但是，意料不到的是，这部杰作出版后竟遭到冷遇。1852 年，带有浓重玄学色彩和强烈反偶像崇拜倾向的《皮埃尔》出版后，他的声誉不仅没有任何上升，反而降至最低点。批评家指出：这是因为当时的读者所喜欢的只是早期作品所表现的海外传奇，而对他关于社会哲理的

探索则鲜有兴趣。尽管遭受了这样的挫折，梅尔维尔对于文学理想的追求仍矢志不移。1855年出版了《伊萨雷尔·波特》；1856年出版了《广场故事集》和《贝尼托·切莱诺》；1857年出版了《骗子的化妆表演》。但是这些作品的出版并没有给他的文学生涯带来转机。同时他在生活上进一步陷入困境。于是他转而指望借旅行演讲挣钱维持生计。1857—1860年间，他三度赴美国中西部及东部地区作演讲，但却收入甚微。1863年，他携家移居纽约，艰难度日。到了1866年他终于获得一份公职，充任纽约海关的一名外勤稽查员，方使生活有着，直到1885年退休。

晚年的梅尔维尔转而写诗。1866年出版了描写美国内战的《战场诗篇》，但是这部今天被认为与惠特曼的《鼓声》齐名的杰作，在当时却反响冷落。1876年自费出版了表述他自己的宗教追求的一万八千行长诗《克莱尔》；1888年又自费出版了反映航海生活的《约翰·玛尔和其他水手》；1891年他自费出版了反映他的希腊与意大利之行的《梯摩里昂》。1891年，这位伟大的作家在贫穷潦倒中默默无闻地去世，遗下了一部基本完成了的小说稿《比利·伯德》以及一些游记稿件。

直到1920年，他的杰出成就才开始为人们所认识，并随着时光的推移，他的声誉越来越高。他的主要作品多次再版。他的遗稿被整理出版：《比利·伯德》（1924），《伦敦·欧洲大陆游记》（1948），《欧洲与勒凡游记》（1955），《梅尔维尔书信集》（1960）。有关他的传记与作品评论也大量问世。今天梅尔维尔已被誉为美国杰出的散文风格家，深刻的社会批评家、非凡的哲理小说家。

《白鲸》（亦译作《莫比·敌克》）是梅尔维尔的代表作，尽

管这部大作未引起他的同代人，特别是文艺评论家的重视，但后来，人们对《白鲸》的研究几乎超过了美国的任何一部小说，该书今天已被列为美国的最佳小说之一，也被公认为世界文学名著之一，到本世纪 50 年代，这部名著已被第三次搬上银幕。

《白鲸》的主要故事情节并不复杂。捕鲸船“皮廓德”号船长亚哈，曾在一次海上作业中被一条名为莫比·敌克的白鲸咬掉了一条腿。为复仇而变得疯狂的亚哈，纠集了一批社会渣滓、亡命之徒，驾船出海，搜寻白鲸。他们在茫茫的大海里，历尽艰险，终于发现了白鲸。于是，一场连续三天的恶战展开了。猎手们多次刺伤了白鲸。受伤的白鲸则疯狂地反扑，咬碎了小艇，倾覆了大船。在这场殊死搏斗中，亚哈和他的水手最终与白鲸同归于尽，只有一名水手以实玛利幸免于难。这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就是由这名生还者讲述出来的。

但是，《白鲸》能成为一部名著，不仅由于它所描写的惊心动魄的故事的魅力，而更主要的是由于它所采用的非凡象征，它所包含的深刻寓意。

小说所描写的白鲸莫比·敌克就是一个具有深刻寓意的象征。这条巨鲸被刻意描写为不同于一般鲸鱼而特别凶残的海上巨无霸，甚至连它的颜色也是特别的白色。这白色可以认为是害白化病的病态表征，又可联想到麻风病人的苍白，还可以视作在诱人的外表掩盖下的一具白骷髅。因此，亚哈与它的斗争，便可以从一个具体的人与一条具体的鲸鱼之间的斗争，扩展到人类与其最可怕、最危险的敌人之间的斗争，人与自然的斗争。

再如，作者把人鲸血战后淹没了生灵的大海比喻为一件“巨大的寿衣”，这个喻体不同凡响，其中的寓意也很耐人寻味。相对直接的寓意可以是：海洋——大自然，是人类的葬身之所。

但也可对寓意进一步扩展：大海——大自然，既是人类的摇篮又是人类的坟墓，同样也是一切生灵的摇篮与坟墓；人与生灵，无论善恶，也无论安享天年一生而终还是激烈搏斗一生而亡，大自然都将其盖上一件“大寿衣”。这是大自然对亡灵的有情抚慰，还是大自然规律的无情轮回？

捕鲸船的名字“皮廓德”，也是富有寓意的。“皮廓德”原是美国马萨诸塞州一个著名的印第安部落的名字。这个部落在17世纪时与入侵的欧洲殖民者英勇搏斗，最终惨遭灭绝。梅尔维尔用这个名字命名的捕鲸船，可以认为是喻示这条船上的人们，就像“皮廓德”部落的印第安人一样，与他们的敌人英勇搏斗并最终也同样地惨遭灭绝。由此，应该可以看出作者同情船上的水手们，也同情被灭绝的“皮廓德”部落的印第安人。

本书故事的叙述者、“皮廓德”号上惟一的幸存者的名字“以实玛利”，也是富有寓意的。“以实玛利”本是《圣经》人物的名字。在《圣经》里，他是亚伯拉罕与其埃及使女夏甲所生之子。后来，亚伯拉罕与其妻撒拉又生一子叫以撒。因撒拉嫉恨，夏甲和以实玛利被逐出家门。后来，以实玛利终于得到神的佑护而绝处逢生。梅尔维尔将“皮廓德”号上的这位幸存者取名为“以实玛利”，不仅仅喻示他也是一个“逃亡者”，而且也表明他是一个不同于疯狂的船长以及那群野性的船员的人物。他是个恋海者，但又是个社会的观察者和人生的思考者，在一定程度上他代表了作者自己。因此，在精神层面上，也可以说他是“亚哈家庭”的“弃子”。

作品中诸多非凡的象征及耐人寻味的寓意，就像一条条深邃的幽径，一块块强力的磁石，吸引着后世众多的读者和研究者去探索。

《白鲸》的成功，还由于作者在人物和情景描写方面所表现出的巨大艺术感染力。

梅尔维尔在《白鲸》中所描写的人物可谓千姿百态，而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对人物的性格作浓烈的渲染。最典型的就是作者对主人公亚哈的描写。亚哈为强烈的复仇心理所激动，甚至在睡梦中都紧握起拳头，连掌心都被指甲掐出了血。亚哈在与白鲸浴血奋战的最后时刻作了撼天呼地的、动人心魄的道白。这些描写都使人联想到莎士比亚戏剧中奥赛罗、麦克白等悲剧英雄的形象描写所具有的强烈感染力。

在《白鲸》里，作者对情景、气氛的描写，也极尽渲染。例如在捕鲸船出海之前，以实玛利在头一个港口所遇见的客栈老板姓“棺材”。随后，他在一座教堂里看见了许多亡故的捕鲸船员的墓碑。最后当他来到另一个港口时，看到了一根“像绞架似”的旧中桅。所有这些描写创造了一种阴森的气氛和不祥的兆头，预示着故事最后的悲剧性结局。这又使人联想起霍桑在《红字》里和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里的情景渲染。

研究者指出，梅尔维尔在创作《白鲸》前，曾大量阅读了莎士比亚、拉伯雷、伯顿等人的作品以及霍桑的《红字》。这些伟大作家的影响与他自己对生活的感受与认识结合，终于产生了他在创作《白鲸》中所表现出来的、属于他自己的独特思想和艺术风格。梅尔维尔既不是莎士比亚的模仿者，也不是霍桑的效法者；梅尔维尔就是梅尔维尔，一位在文学史上富有特色的名作家。

译者卢匡，陕西华阴人，生于1925年，中学时代学业优异，尤爱文学。1946年考入西北大学主修英文，1950年毕业留校任

教。1952 年上调中共中央机关担任高层译事和国际问题研究工作。1957 年却被错划为“右派”，先是发配农场劳改四年，后又遭返原籍某中学，“文化大革命”中备受迫害后又被送回农村“劳动改造”。直到 1979 年“平反”后，才被他的母校调回外语系任教，讲授“英美文学”等课程并从事若干翻译工作。也许是回到母校后又重新引发了他学生时代就存在的对文学的强烈兴趣，也许是近三十年的坎坷经历，激发了他对文学的激情，他在教学之余，倾注了大量精力于文学研究，尤其对梅尔维尔的《白鲸》情有独钟。1980 年起他开始翻译这部名著，两年多业余时间夜以继日的工作，基本上译出了此书。1983 年，他看到了 1982 年出版的曹庸的译本。在仔细研读了这个译本后，他认为曹译总体上不错，但仍有可以探讨之处。于是他决定继续完成自己的译本。光阴荏苒，他又陆陆续续工作了几年，数易其稿，译本终于完成了，但未及发稿，他便于 1994 年去世了。

看过这两种译本的同事认为，两者各有特色。卢匡的译本较好地体现了他自己信奉的翻译原则：达意要尽量准确，行文要尽量流畅，译本要具有文学品味。

应该说，像《白鲸》这样的名著，多出一种译本是有益的，多一种有水平的译本，可以增加一些对原作的新认识，以利读者对原作的进一步了解。《红楼梦》就有杨宪益、戴乃迭的译本和霍克斯的译本；前者达意更精细，后者行文更流畅。两本对照，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已成为译苑一对奇葩，而为读者赏心悦目。今天，陕西人民出版社决定将卢匡遗译付梓，亦是出于此识，我谨表赞赏。

1997 年 10 月于西北大学